

初期捨軍史論叢

江地著

古今圖書集成

...

# 初期捻軍史論 丛

江 地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初期總軍史論叢

江地著

\*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

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\*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· 印張 8  $\frac{3}{4}$  · 字數 181,000

1959年3月第1版

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3,000 定價 (大) 0.76元

統一書號 11002·261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論捻党 (1808 年—1853 年)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             |
| 論太平軍北伐战争 (1853 年 5 月—1855 年 5 月) .....    | 39            |
| ——兼論初期捻軍的抗清斗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 論初期捻軍战争 (1853 年—1857 年) .....             | H. 契卡諾夫 江地 73 |
| 淮南时期的捻軍战争 (1857 年—1858 年) .....           | 108           |
| 論淮河流域的捻軍战争 (1858 年 5 月—1861 年 12 月) ..... | 128           |
| 捻軍史大事年表 (1808 年—1900 年) .....             | 188           |
| 介紹几种捻軍史料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39           |
| 編 軍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59           |
| 后記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73           |

## 論 捻 党

(1808年—1858年)

根据捻党、捻軍抗清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，这段历史，可以划分为两大时期：从1808年即嘉庆十三年起，到1853年即咸丰三年止，这四十五年是捻党时期；从1853年起，到1868年即同治七年止，这十五年是捻軍时期，合計共六十年，是为“捻史”的全部历程。当然，在1808年前的捻党和1868年后的捻軍，也还有过零星的抗清斗争，不过，已经不是历史的主流，故不計算在内<sup>①</sup>。

捻党和捻軍是互相联系着的，即捻党是捻軍的先驅，捻軍是捻党的发展；捻党运动是捻軍战争的准备时期，捻軍战争是捻党运动的最高斗争形式。但是，它們之間也还是有区别的，即捻党是农民运动，捻軍是农民起义；捻党是反清

① 1869年(同治八年)直隶大名、河南安阳、山东曹州等地，仍有捻軍余部活动，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曾派兵督剿；大約在1871年(同治十年)，张宗禹叔父张特賸，任柱弟弟任汝和张昆(河南息县捻首)等，曾逃往河南固始叛徒李昭寿家避难；1872年(同治十一年)，捻党李四、张振科等在豫皖边界聚众起义，被安徽巡撫英翰击败；1876年(光緒二年)，安徽涡阳有捻党臧同、席小猴等組織起义；1898年(光緒二十四年)安徽涡阳、蒙城有捻党刘疙瘩、闊广远、牛世修等組織起义；1900年(光緒二十六年)河南汝南捻党晏得仁等在当年陈大喜起义地区組織抗清斗争，并与清軍作战。再根据捻党和义和团的历史关系来看，捻軍斗争在1868年(同治七年)失败以后，零星的活动仍然繼續了三十二年，即一直到1900年(光緒二十六年)义和团运动期間。如果按照这个材料計算，則捻軍历史将有大約整整一百年的历程。

結社，捻軍是抗清戰爭；捻黨是白蓮教的變種，捻軍是太平天國的盟友。可以說，它們的區別，是在不同歷史條件下，群眾運動與革命戰爭、或群眾組織與戰鬥單位的區別。

由於史料極為缺乏，目前要想對捻黨運動四十五年的全部史實加以論述，還是不可能的，因此，這裡僅僅根據業已搜集到的一些材料，提出幾個問題來加以初步探討，以說明捻黨運動的某些側面或某些特徵，即使這樣，資料也還是不夠的，說明也還是簡略的，希望研究此問題的同志們給以補充和指正。

### 一 關於捻黨的產生

研究捻史，首先碰到的難題，是捻黨究竟從何時產生即何年開始的問題，這問題，目前還不可能完滿的解決，卻可以初步的解決。

捻黨的產生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間，即十七世紀中葉。王闓運說：“捻之為寇，蓋始於山東。游民相聚，有拜幅，有拜捻，蓋始於康熙時。”<sup>①</sup>他把捻黨產生地點說成山東是錯誤的，因為所有資料都說捻黨發源於皖北，說得確切些，應該是“河南之歸、陳、南、汝、光；江蘇之徐；山東之兗、沂、曹所在有之，而安徽之鳳、潁、泗為甚。鳳、潁所轄蒙、亳、壽為尤。”<sup>②</sup>

但是，王氏把捻黨和幅黨的產生確定在康熙年間，卻不能說毫無根據。因為康熙年間，中國大陸上東南、西南地區的抗清鬥爭，均已先後敗滅，清朝的反動統治，已經得到暫

① 王闓運：《湘軍志》《平捻緒》。

② 《關平捻匪方略》首卷《序言》。

时的稳定，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，使以反清复明、兴汉灭满为职志的义士們感到，斗争方式必須转变，即由地上轉入地下，由城市轉入农村，由上层士大夫轉入下层千百万农民群众，才能扎下根基，繼續頑强的斗争。所以，康熙十三年(1674)，天地会在福建成立，乾隆年間(1736—1795)哥老会誕生，曾經反抗蒙元統治的白蓮教，也在这期間轉向清朝斗争。这样看来，作为反清結社之一，而且和白蓮教有着历史联系的捻党，在这期間誕生，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不过，关于捻党在康熙年間的情况，目前尙无其它資料可証，所以，还不能作为定論。循此綫索下寻，到了十八世紀后半叶，即乾隆二十年(1755)，我們又找到一点端倪了。据《清高宗圣訓》卷二五四說：

“徐州萧县地方，有順刀会名色，每逢庙会集場，压宝打架(?)，酗酒誘賭(?)，臣前在河南布政使任內，永城县有此会名色，严行查禁。今徐州与永城接壤，又有此会，明系豫省竄入等語。徐屬民情强悍，匪案素多，又与豫省接壤，犬牙相錯之处，尤易藏奸。……順刀会一案，虽經該县拿获，审无結党聚众实迹，然非严行查禁，則棍徒結聚日多……”

順刀会活动的徐州、永城，正是捻党发源地，人人帶刀一柄，到处結党聚众、劫富济貧，也是萌芽时期捻党的特色。可以說，順刀会是捻党的先驅，或者說它是和捻党相類似的群众組織。这里，我們繼續順着順刀会的綫索探寻。

乾隆二十二年(1757)，在《清高宗圣訓》卷二五四里，又提到順刀会說：

“近来，河南、江南、山东連界地方，有順刀会名色，……近聞該处奸徒結会聚众，但有順刀一柄，便許入伙，呼朋引

类，十百成众，或逞凶打降，或使刀逼胁，……或搶掠財物，种种不法，深为蠹害……”。

把順刀会这种情况，和《蔣子瀟先生遺集》、《星烈日記匯要》等資料中关于初期捻党情况相比拟，証明完全是一种类型，情况是极其酷似的。但要証明順刀会就是捻党，也还需要再加找寻。

嘉庆十三年(1808)，上諭里又說：“据称近日江南之潁州府、亳州、徐州府；河南之归德府；山东之曹州府、沂州府、兗州府一带地方，多有无賴棍徒，拽刀聚众，設立順刀会、虎尾鞭、义和拳、八卦教名目，横行乡曲，欺压良善。”<sup>①</sup>

由此可見，順刀会、虎尾鞭、义和拳、八卦教等名目虽异，来源却同，他們同源于一“拽刀聚众”的原始組織。根据《清实录》和有关捻党其它資料証明，“拽刀聚众”的人亦被分別叫做“拽匪”、“掖匪”、“拽刀手”、“掖刀手”、“曳刀手”等名目。关于这方面，陶澍在其文集中說的很清楚：

“……江苏省徐、邳、淮、海一带，与皖豫山东等处犬牙相錯，匪徒恶棍出沒其間，兼之民俗强悍，以佩刀执械为能事，伤人酿命之案，倍于他处。……查此等匪棍，其始亦不过寻常游手任性而行，漫无拘束，漸至三五联络，借端吓詐，稍有匪眦，即拔刀相向，庸懦畏势，不敢与較，以致益鳴得意，愈肆横行，久之遂成拽刀渠恶。”<sup>②</sup>

陶澍是清廷大吏中第一个注意并調查过捻党情况的人，因此，这里所叙述的拽刀会或拽刀手的由来，虽然极尽誣蔑曲解之能事，却总算告訴了我們：起初只是一些“以佩

① 《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》九，《义和团》四册，四三三頁。

② 陶澍：《陶文毅公全集》卷二四，《請將徐海匪徒鎖米鉄杆折子》。

刀执械为能事”的游民群众，时间长了，便“渐至三五联络”，终于结党聚众地发展成有一定群众基础和原始性组织的“掇刀会”，这种掇刀会虽然极其原始和散漫，但它却是许多著名组织如捻党、义和拳等的渊源。

掇刀会既无严密组织，也无固定领袖，因此，其名称和特点，便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条件下，而逐渐不相同了。它出现了顺刀会、虎尾鞭、义和拳、八卦教等名称，既是义和拳的来源，又是白莲教的混合。后来，再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酝酿，大致向三个方向发展：向北的一派和白莲教混合，形成白莲教及其各支派；山东的一派，仍以义和拳名义活动，后来成了义和团；仍在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的一部分，有的叫掇刀会，有的叫顺刀会，有的叫捻党，有的叫幅党，有的就成了“盐梟”。到了嘉庆年间，特别是道光年间，他们又逐渐总汇成一个巨大的反清结社——捻党。捻党就是这样逐渐形成、逐渐产生的。

捻党的产生，我们所以把它暂定为嘉庆十三年即1808年，是由于这时官书上才有了正式的记载，而且，它和掇刀会被摆在一起了：

“豫省界连湖北之处，有紅胡子、白撞手，其与安徽、山东接壤处，又有掇刀会名目，……”<sup>①</sup>

紅胡子、白撞手、掇刀会都是捻党在不同地区的称呼，在清廷官吏的奏折中，这些组织名称往往互相混淆不清，一方面是因为奴才们根本弄不清楚，一方面是因为来源相同。其所以叫做“紅胡子”，是因为捻党曾经“涂面执械”地向地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清仁宗圣训》卷九九，三〇頁。

主豪紳进攻；其所以叫做“白糧手”，是因为这些貧苦群众，都是地无一壠、房无一間的，他們就以粗暴的反抗，来自白地“吃大戶”；其所以叫做“按刀会”，是因为它来源于“拽刀渠惡”，他們就以这样簡單的組織和簡單的武器（一把刀），来进攻富豪并保卫自己。从这些对于捻党的誣蔑称呼中，既反映出捻党运动初期的原始氣質，也反映出捻党运动的本質，即它是城乡貧苦群众的反封建組織。

在有些地方，以“紅胡子”来誣称捻党，这在地主階級中很流传过一个相当时期，关于紅胡子就是捻党的記載很多，茲举两例为証：

“初，发逆之北犯也，楚氛既惡，密邇豫疆，豫中不群逞之徒嘯聚佳符，名曰捻匪，即俗所称紅胡子也，四起而为之应。”<sup>①</sup>

“賊意得而凶，益橫，竟明火执械，攻劫庄村，……然犹以夜，且墨面朱須，恐人認識，似尚有畏法之心，时遂有紅胡子之俗称也。”<sup>②</sup>

这种誣称，大致初在鄂豫边区流行，后来流传到魯南和皖北，以后捻党之名出現，地主官吏亦改称“捻匪”，在广大群众中，一般传统称呼是“捻”或“捻子”。

总之，捻党最初产生可能在十七世紀中叶即康熙年間，但确切見之史料，則在十九世紀初叶即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。捻党产生的地点在苏、魯、豫、皖、鄂五省，而最初发源地仍然和捻軍一样，是皖北灝水涡河流域。捻党与八卦教、义和

① 《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》三，《捻軍》第一册，三三〇頁。郑元善：《宦豫紀事》。

② 《捻軍資料》一册，三〇九頁。方玉潤：《星烈日記匯要》。

拳同出一源，即来源自掖刀会，但后来则分道扬镳：八卦教和白蓮教結合，成为北方反清力量；捻党与“盐梟”結合，成为中部反清力量；义和拳和虎尾鞭結合，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年，爆发了伟大的义和团运动。这些組織在萌芽时期有許多共同的特征，并互相混淆而难以辨别，只有到了后来，才各自走上独立的道路，具有独特的色彩。

## 二 捻党和白蓮教的关系

捻党是白蓮教的变种，和白蓮教有密切的历史渊源。

捻党和义和拳一样，不仅与白蓮教的支派八卦教同出一源，而且，它最初的成員，有一部分是白蓮教反清战争后逃亡的白蓮教徒，也有一部分是反白蓮教战争中清廷所裁撤掉的皖北籍乡勇，因此，捻党的产生和发展，与1796—1804年（嘉庆元年——嘉庆九年）的白蓮教川楚陕大起义有密切的关系。

捻党产生以后，捻党成員又和白蓮教徒一同組織过抗清起义，起义失败后，他們又一同遭受清廷残酷压迫的种种苦难。捻軍起义以后，白蓮教徒又在各地組織起义加以支援，并参加捻軍进行领导，有的捻軍領袖兼有白蓮教教主的双重身份。由于白蓮教有优秀的抵抗异族侵略的传统，因此，捻軍起义以后，曾借用白蓮教的旗帜，借用他們的称号、方法和斗争經驗。

以下，我們用若干材料来说明这种情形。

陶澍說：

“查紅胡子原系白蓮教匪漏网之人，間出偷窃，身带小刀为防身之具，人以其凶猛，故取戏剧中好勇斗狠而挂紅胡

者名之。”<sup>①</sup>

黃鈞宰說：

“惟安徽之廬、鳳、潁、亳，河南之南、汝、光、陳，响有白蓮遺黨，劫掠最橫，以朱染須，号曰紅胡匪。”<sup>②</sup>

由此可見，嘉慶年間白蓮教、天理教兩次起義失敗後，不僅給清廷政權以極大震動，使清王朝的威力由頂點急劇下降，而且，由於起義失敗，白蓮教徒有幾十萬被殺，天理教徒被殺者亦達二萬餘人，這也就使這一反清結社，受到極大摧殘，在嚴重鎮壓的恐怖氣氛下，使用原有白蓮教名義進行活動，是非常困難的事，因此，白蓮教徒不得不隱蔽下來，不得不另以新的組織形式和名義，繼續進行活動，而捻黨這一組織形式，也就成為“劫後余生”的白蓮教徒的最好活動形式，這些人便成為最初的一批捻黨成員。

方玉潤說：

“捻之始，起於嘉慶二年（1797）。楚川教匪滋擾，在處招募鄉勇，其時潁、汝歲歉，應募者眾。數年，教匪底定，撤勇歸籍。若輩久歷戎行，……既歸，不屑生業，……日則市場橫恣，夜則鄉村行竊，……每大會，則聚集首領，或數十，因曰，此一捻也，彼一捻也……。捻子之稱，蓋由此起。”<sup>③</sup>

這就是說，捻黨組成之後，其參加者不但有白蓮教徒，而且有反白蓮教戰爭後的裁撤鄉勇，這正如太平天國失敗後，被裁撤的曾國藩湘勇加入哥老會一樣，來自民間的貧苦

① 陶澍：《陶文毅公全集》卷二四，《條陳緝捕豫皖等省紅胡匪徒折子》。

② 黃鈞宰：《金壺七墨》卷四，一四頁。

③ 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》三，第一冊，三〇九頁。方玉潤：《星烈日記匯要》。

农民出身的乡勇，其由統治阶级工具，轉变为反清結社的积极力量，对于吸收有大批游民成份的捻党捻組織來說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从历史上来看，捻軍故乡的淮河北岸，却是元末白蓮教起义的根据地，早在1344年（至正四年），白蓮教領袖彭瑩玉、刘福通等在这里进行过地下抗元运动，1351年（至正十一年），刘福通在潁州起义，淮河两岸是他的紅巾軍主力所在地，1355年（至正十五年），白蓮教首領韓林兒在亳州登基，建元龙凤。由此可見，捻党故乡就是白蓮教的故乡，我們說捻党与白蓮教有密切的关系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。

捻党产生以后，到了道光二年（1822），曾經和白蓮教共同組織过一次起义，即朱鳳閣、邢名章起义。关于这次起义，《清史》《列传》卷四三《孙玉庭传》說：

“河南新蔡教匪朱鳳閣（即朱麻子）与安徽阜阳教匪邢名章，自新蔡起事，突入安徽潁州境。”

他們为什么要进入安徽潁州境内呢？因为那里是捻党活跃的地区，他們必須与捻党結合起来，才能获得起义的群众。关于这一点，《清宣宗实录》卷四一說的很清楚：

“豫省教匪朱麻子等，由新蔡糾众窜入阜阳（潁州）滋事，若非潁屬匪徒勾結，該犯等何敢輕入其乡。查潁州强悍成风，为匪党逃遁渊藪，向有捻匪私梟，虽非习教传徒，声势最易联络。风聞艾亭集在阜阳县西南距城一百六十里，捻匪最多，即朱麻子等犯窜匿之所。艾亭集北十五里有馬家店……盜首馬皮显即馬二，系該处捻头，伙党殆难数計。县西……桃花店……韦家寨……地里城，……捻匪、盐梟成群結党，最为地方之害。……若不早拿，恐习教之徒伏而未动者，与

擒匪互相糾結滋事。”

在共同組織的起義失敗後，擒黨成員和白蓮教成員，又一同潛伏地下，或一同受苦受難。清廷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父親麟慶，在道光十年（1830）任河南按察使時寫道：

“庚寅春（指道光十年）……查巡撫楊蒞任以來，督屬緝獲擒匪王發魁等二百十五名，盜犯謝添順等一百三名，匪犯邢名順等一百十名，……本司在道任，督緝教匪聶士貞等五四名，自正月至今，又獲擒盜五十餘名。”<sup>①</sup>

在清廷官吏奏折中，白蓮教徒與擒黨成員一同被捕被殺的材料很多，由於昏庸的大吏們也區別不清，因此，在這個史料中被称为“教匪”的，在另一史料中則称之为“擒匪”，有些干脆一律誣之为“土匪”，這些就說明了在嘉道時期，擒黨與白蓮教的組織是相通的，其成員兼具雙重身份者也大有人在。

值得注意的是擒軍起義以後，在1855年（咸豐五年）的雒河集會議時，曾建立國号为“大漢”，其領袖張樂行并有“大漢明命王”的称号<sup>②</sup>。我們知道，白蓮教起義領袖多自称“明王”，如元末韓山童自称“明王”，韓林兒自称“小明王”，明永樂時，金剛奴自称“漢明皇帝”，接受過白蓮教領導的朱元璋，後來在建國号時也叫做“明朝”。白蓮教教义認為：世界有代表一切好勢力的“明”和代表一切坏勢力的“暗”，這就是說，“明”象征農民起義，“暗”象征封建王朝統治，明暗相爭而明終勝利，則表達出農民推翻封建反動王朝統治的

① 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》三，第一冊，三一—五頁。麟慶：《雪鴻因緣圖記》。

② 汪士鐸：《汪梅翁乙丙日記》，卷三，三二頁；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》三，第二冊，三〇—一頁，尹耕云：《豫軍紀略》卷六。

理想和願望。

捻軍國號“大漢”，張樂行稱號“大漢明命王”，“大漢”是當時農民戰爭中“興漢滅滿”思想的反映，是反抗異民族侵略、具有民族鬥爭意義的口號，這是白蓮教長期進行反異族侵略思想，在捻軍及其領袖方面的反映。更明顯的是張樂行的“明命王”，與“明王”、“小明王”、“漢明皇帝”的稱號如出一轍，可知捻黨是借用了白蓮教教義和鬥爭綱領。這一方面說明捻黨是白蓮教的盟友，曾經從白蓮教借用了抵抗異族侵略的教義和經驗，另一方面也說明，捻黨的抗清運動，從開始時期就具有相當政治色彩，它是一個政治性的反清結社，反動地主官吏誣之為“飢寒烏合之徒”，說它“無名號相統攝，恣為剽盜而已”，正表現了他們的愚蠢和反革命本質。

捻軍有個革命領袖叫劉玉淵（即劉狗），綽號“二老淵”，雒河集會議時為八卦旗旗主，捻軍一般為五色旗或五色鑲邊旗，只有他的八卦旗是特殊的，因為是從八卦教借用的旗幟。劉玉淵又是白蓮教徒，因為在1862年（同治元年）時，他曾和河南商丘金樓寨的白蓮教軍合作過，共同進行抗清起義：

“〔商丘金樓寨〕寨首邵永清，其先習白蓮教已三世矣，為离卦大宗。海內承平，守令僅以邪教誅首惡，永清之祖父皆伏法，而子孫幸邀寬典。永清不悛，乘中原多故，其教中徒眾有為皖捻堂主者，志益侈。……八卦旗捻首劉狗至金樓謁永清，執禮甚恭，薪木無毀傷。……（并）約皖捻王明、李永年入其寨……會劉狗以馬步賊二萬來援，……賊立八卦旗，志甚得，無餒意。”<sup>①</sup>

① 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》三，第二冊，一八九頁，《豫軍紀略》卷二。

根据嘉庆二十年那彦成的奏疏来看，早在乾隆年間，河南商丘鄧生文便是白蓮教支派离卦教的大首領，长江流域地区的白蓮教支派如大乘教、金丹八卦教、义和門、如意門等都由他統轄，教徒尊之为“南方离宮头殿真人鄧老爷”，他的离卦教和林清在北方領導的坎卦教、王中在山东領導的震卦教一样，是白蓮教中重要一派，具有极大的潜在力量<sup>①</sup>。鄧永清既为离卦大宗，父祖三世均习白蓮教，金樓寨起义是捻軍时期一次著名的白蓮教起义，因此，他可能是鄧生文的后代。

鄧永清的教徒，有些人参加了捻軍在皖北的起义，刘玉渊便是最典型的一位，而且，他又兼具捻軍著名領袖的身份，唯他的旗帜却与一般捻軍不同，是金樓寨方面同样的八卦旗，以帶領几万捻軍的領袖，見了鄧永清却“执礼甚恭”，而軍紀又“薪木无毀伤”，可想而知白蓮教与捻軍的深厚关系。

由捻党、捻軍和白蓮教的关系，不能不使我們想到馬克思在《路易·波拿巴政变記》中說的一段話：

“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，但他們这种創造工作并不是随心所欲，并不是在由他們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，而是在那些已直接存在着的、既有的、从过去承繼下来的情况下进行的。一切死亡先輩的传统，好象噩梦一般，籠罩着活人的头脑。恰好在人們仿佛是一味从事于改造自己和周围事物，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时，恰好在这样的革命危机时代，他們怯懦地运用魔法，求助于过去的亡灵，借用它們的

<sup>①</sup> 《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》九，第四册，四三四頁。勞乃宣：《义和拳教門源流考》。